





周子曰自左氏而下脩詞之士曷可云計也  
然自其卓然名世不詭於載籍之風如漢  
之揚劉唐之韓李宋之歐王蘇曾殆廖廖  
然也不其難哉不其難哉迨宋之南作者益  
衆而文益日衰蓋黜實以浮彫朴以新滅  
裂於體要隱括於形似而文也弊矣獨浮  
溪之文雄深古雅法而不肆辯而不誣婉而  
不峻灑灑乎泛濫於百家出入於經義我而  
大放於詞部如也即其所至若將掩一世而



上薄焉亦幾乎一家之言矣於乎盛哉是  
時浮溪以翰林學士入掌內制凡朝之大詔  
令大典冊多出其手同進者咸莫能與而建  
炎一制天下莫不諷誦流涕中興光啓亦  
與有勞焉視陸相奉天之詔未足多矣  
夫文者道之華德之枝也史稱浮溪嘗客  
秦蔡竟以是敗弗克大顯於時則是集  
也行實之不副亦執焉爾矣晦翁論渡  
江之文以羅鄂州為首於浮溪未及焉

余考其集未之能辨也翁之意將不  
在是耶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前刑科都給  
事中周瑯識



浮溪文粹目錄

卷第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昭諸州軍撫諭勅書

大行隆祐皇后謚議

卷第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大母往洪州制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宣教郎制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修職平王倫改朝奉郎克大金通問制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吳玠莫倚散官安置制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耿南計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劉鈞贈持進制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卷第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遥拜道君皇帝表

賀赤烏白鵠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謝除兼侍講表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謝授新安郡侯表

謝泉州到任表

皇太后還闕賀表

謝謫永州居住表

賀皇太子正位表

卷第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卷第五

奏議

奏論諸將無功狀

乞修日曆奏狀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卷第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清風堂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文正公祠堂記

卷第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永州玩鷗亭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鎮江府月觀記

卷第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跋東原集序

卷第九

碑

信州二堂碑

祭文

祭河文



傳

郭永傳

書

見謝給事書

銘

熊叔雅研銘

董天任研銘

卷第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卷第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卷第十二

墓志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

墓志銘



徵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志銘

朝請大夫古秘閣吳君墓志銘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志銘

卷第十三

墓志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志銘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銘

安人王氏墓志銘

卷第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卷第十五

詩

桃源行

過吳明叟新居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次高郵軍

阻風雨辟渡寄王仲成

避地函亭野步

庚午歲屏居零陵以門拊候虫秋為韻



次韻向君受感秋

晚發吳城山

過臨平

書寧川驛壁

宿鄴侯鎮

龜山上方

醉別季高侍郎

漫興

北窻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古鏡行

蔡天任韻

詞

點絳脣

小重山

附錄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端明殿學士汪公墓

志銘

宋史文苑傳



附錄鄂州遺文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司業胡仲傳

浮溪文粹目錄

浮溪文粹卷之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悲傷痛悼真足感動人心

此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經宮闈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今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亾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





基實自高穹之脊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  
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  
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  
允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  
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榻同底公平用敷告于多方  
其深明於吾意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有謂已恤民之意可與  
陸宣公奉天詔參看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續丕圖即  
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

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  
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飢疲蒙犯於風霜經  
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  
虞放治古之時巡即輿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  
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  
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  
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睦隣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  
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稷殆將  
無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滋  
而征歛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



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候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况昨  
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  
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  
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邇無告之寃已救輔臣相與  
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  
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衆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  
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怨科湏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  
獄蕃滋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  
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於  
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虜腥膻  
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為茂草每興言而  
及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亡歸皆朕菲涼之所致  
幸昊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顧乖離湯析之餘宜還定  
拊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媼歸安閭里  
序錢鏹而觀銍艾雖未能即及於周詩賣刀劔而買犢牛  
庶或可漸成於漢俗亟臻寧謐用副焦勞故茲撫諭想宜  
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

新奇壯麗  
善於鋪張



臣伏奉敕命禮部據太常寺申今來隆祐皇太后崩合差  
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  
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  
儼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祏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  
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  
漢則明德和嘉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  
所以揭椒塗之軌炳彤箚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  
與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  
日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溘  
慶繇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

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弘光  
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  
天割我家一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大  
母起於危難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  
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  
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兇闕朝宄自內作  
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大母按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  
履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媯皇  
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勲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  
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為



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為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  
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  
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  
極郊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  
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  
服不可勉從暮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  
命有司考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以四惠庶  
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  
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  
當陽御簾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

德之功邪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  
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  
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  
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幹  
鴻造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  
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  
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大母盛德元功夔無前  
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足以對  
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  
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浮溪文粹卷之一

厚溪文粹卷之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勝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大  
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之嚴  
衛乃今近徼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總行臺之政具  
官其剛明而沉遠敦實而裕和謀謨為至治之基議論得  
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姚  
崇之知變茲屬阽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  
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



日承於溫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即還  
廊廟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蕭韶庶幾還風俗之  
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縻以  
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脩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  
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綴於清班將每詢於  
片髮維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  
獎何以慰士夫之心并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  
助朕勿復言歸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古教郎制

用事切當得命世臣之體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繫我  
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政秩之榮用示好賢  
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  
謩之烈入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  
使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龜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  
為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  
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強虜既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



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卿委郡不廢朝廷之  
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  
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遄其往母愴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  
艱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克大金通問使制用事切當且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  
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胄出  
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  
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  
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

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祖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勝君赴行在制

漢室備胡後魏尚雲中之守秦人御晉赦孟明殺鼂之奔  
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才孰若棄瑕而責老成之效具官  
某稟資沉鷲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常畀中權之任乃  
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於亡命肆朕纂  
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為可用執干戈而衛  
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且頃異數爰復州團之  
秩俾趨岳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孫東隅之失勉圖而  
績仰副朕知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有聖人所嫉儻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其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此於大惡而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體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繇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侯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導士夫於衆人之上非以周旋於閒暇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軀徇國之無人則銷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親蒙犯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為道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闊畧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鑄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為時顯官方氛侵結蕭牆之內至腥膻謀閏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柰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



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  
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燕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禍而靈武僅存  
惟義者失於臺麓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廷儒無  
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  
舊擢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所  
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張兵之議積其憤耗成此艱  
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為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存至  
重比難私姑黜且於散官用寬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悔

可道

劉韜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我  
如之者招撻然不屈於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  
天資莊重心術遠明內領藩條林活民之政外臨邊瑣揚  
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遠履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  
虜將令毀節於偽廷龔勝飾巾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  
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祿庶幾精爽  
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衰悼之情藹然言外



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位  
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宜峻恩章具官  
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衢嬰  
無援之孤城抗方虺之醜虜壯夫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  
表我卞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沉寃念逝者  
之何辜為濟然而出涕茲陞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  
爾精忠光吾信史

韓世除兩鎮節度使制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深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撫國憤  
永為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於不次肆頒明命

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甘陳蕪  
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干之試旋  
膺齊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多而益善昨屬時  
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群小窺朝元兇干紀既罪人之未  
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囚歸報遂  
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卷袂凱歌一  
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渥視  
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衍井腴於直賦併為異  
數用表元勳於戲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盡歸欽至於  
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



沮尚圖後效更換前休

浮溪文粹卷之二

浮溪文粹卷之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遙拜道君皇帝表

婉曲有味

伏以接千歲之統推神策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  
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  
怡神冲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克游汾水之  
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或顏存  
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宸之猶賒鴻鴈雖賓文以帛  
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賀赤烏白鵲表

以烏鵲對說  
詞句新奇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  
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中賀伏以烏本陽精  
鵲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大德適天時應在於金穰宜爾  
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蒿蒿  
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  
陛下保合大和緝熙純嘏政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  
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以成章  
乃同時而薦杜徊翔有燁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  
莊子彫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  
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

來儀之鳳

群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此表似為張邦昌文過然以偶屬之體寫委曲之情非精於四六者不能

天命有歸將嗣興於景運人心胥悅咸暱就於至仁雖辟  
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中謝伏念  
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  
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虜情之變遽成天步之  
艱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祧乏祀將攝裸以為名所  
宜引死以力爭顧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耻志則甚明蓋  
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唯觀濟否之如  
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



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僕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  
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嗟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  
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瑞休實臣素  
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  
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曠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禮  
以見群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  
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謝除兼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兼侍講者視草禁嚴談經間燕  
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

中謝常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  
人而為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  
何以仰稱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  
祖之英論道不忘於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於斷輪  
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遴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  
雖海岳深崇顧何取消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馬  
之專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  
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於采獲君恩馭幸乃



歲冒於遷除列方抱於遺弓忍獨於載筆上還不獲退  
省為憂中謝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洽  
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功之所傳視古詩書  
而無愧祇緣誤國之相繼循致陟方而不還既海隅皆服  
於堯喪且柱下一新於漢注夙蒙重門適幸纂成豈謂皇  
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夫於杞莫稽幸  
商頌之復全以那為首特懋存書之貴猥需承學之臣敢  
不仰奉殊私俯殫繇力宸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  
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  
人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國  
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章外服猥奉十行之詔  
就加五等之封臣中謝伏念臣積冒恩私浸踰分願昨授  
開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久客還家方憇南飛之鵠通侯  
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惟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調師萬類藩飾群工屬宣宗之受釐罄寰  
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昨鄉州宋人并避以得封望胡  
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寵既逮於子孫忠敢移  
於生死臣無任



謝泉州到任表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於他國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於中州責重捫心恩深墮涕中謝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疎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析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於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於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况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百粵一宜叅諸禹貢

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唯一人修不已之誠故四海睹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曾閔於九重力奉姜任於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古今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期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天樂之儀遙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顏之喜

謝請永州居住表



辱恩冒寵久依日月之光盈滿挺裁自處雷霆之下蒙聖  
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中謝伏念  
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於羅襦乃復浸成於老  
詩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踰伏非  
恃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  
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盛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  
公之論而臣靡思兢慎仰負函容竝居并眉雖有措身之  
地孤正丘首未知歸骨之期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祧

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以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  
之資稟神聖徇齊之教當周之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  
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以炳游震中潛某幸列宗枝  
喜隆邦本河潤九甲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  
薦祉



浮溪文粹卷之三

浮溪文粹卷之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敷陳剴切可為論劄之法

唯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瑗因發  
運司舉留令依舊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蘇遲別與  
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  
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  
賞一詞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遲赴官不肯  
受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  
粗有勞效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



廷以士瑗為是邪為非邪若以為是則方命不從者堯四  
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非則借留任者漢循  
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  
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  
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耻甚矣縱方今  
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邪况新除人別與差  
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  
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  
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啓僥  
倖之門臣以為不罷士瑗恐人人効其所為苟欲貪祿則

冒耻自陳及計會監一俛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  
可長伏望聖慈別擇更知高郵宜或且令蘇進赴任斥  
去士瑗為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  
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宋晦落職令臣撰詞進  
入者右臣詳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  
為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陞叙今來臣僚論到若全不  
叙復即不霑登極赦恩可於遂官吏更行減等降職臣在  
輦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蒙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



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入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子茲矣宵衣旰食側躬脩行非不一而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四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因諛復職之人昔祿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此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也日崇寧以來紀綱日紊其燕官接勢者其貴結權倖則權倖之親

也非誤罔開道以取賞則以中關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斯之材本非士類乘時以取誤探取公器如盜賊然孝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縉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難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通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累累然玷汙清貫將使終身其甚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邪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



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當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謂曠  
然一新者臣以為赦兩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  
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  
下英俊一時孰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  
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  
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  
初得之如此其易既以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  
有以相謂美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  
等耳欲望風節之強爭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  
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浴然何臣以為人

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  
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  
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  
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  
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降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  
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  
職分為一等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  
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  
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叙復而已又



有雖當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克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脩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孰為當得孰為當罷指定姓名鏤板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未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竊憂之以為中國困於腥膻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支吾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為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無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



虜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創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  
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艇而  
采石金入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  
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  
所傳又侶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蹙之狀以  
欺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  
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邪建康為東南咽喉國  
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不由此而通者若金  
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西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  
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群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

及此者否豈直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  
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  
喉守我門戶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  
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  
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  
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  
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  
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卽制浙西人馬  
迺遷前去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俊果能為  
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



齊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  
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  
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  
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  
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  
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奏論諸將無功狀

審事情識時勢非特文章好叙  
將之通亦未有過於此奏者

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將來虜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戰  
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降已令侍從官條具

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  
為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  
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  
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夷固有之矣未聞  
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  
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  
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  
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  
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  
坐令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



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俵俵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與臺廡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得而聞也擁重兵居間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

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真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強慢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



敵人之侵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  
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克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  
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克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  
騎渡江杜克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  
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  
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遁逃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  
世忠為杜克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為陛下拒敵  
之心也洎杜克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劉光世亦  
偃然坐視不出 兵方與韓紹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  
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

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  
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頃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  
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  
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  
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温道路雞犬為之一空居  
民間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韓世忠逗留秀州  
放軍四掠浙西為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  
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  
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  
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



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  
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  
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  
為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  
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  
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  
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  
陛下為主邪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  
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  
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

一路罹其戔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戔今江淮  
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前而無人  
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  
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謂哉  
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  
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  
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  
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  
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  
事之臣此尤可罪臣以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



降旨麾云候金入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是諸將既欲遁而  
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上驅之使闕猶懼不前况令人使  
遁邪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  
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唯王瓌本  
隸杜克克敗于前而瓌不殺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  
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  
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趨遁者後也罪亦何逃如此庶  
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上習為驕惰河東  
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二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  
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社邨郭元

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毒霧下盖威克厭愛  
允濟愛克厭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  
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為恩  
况此曹平時馱馱於虜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  
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  
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  
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  
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  
誅則誅之曾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為高祖也故韓信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邪今陛下



當以將將為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  
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  
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  
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  
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  
以為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  
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  
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中以護駕為名者  
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可用者間  
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以大

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不得伸  
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  
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  
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  
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  
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  
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  
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  
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修日曆奏伏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之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

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字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



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年餘未嘗刑一無罪殺一無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於人心止緣奸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群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羗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

事隳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况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堙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糅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



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  
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  
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  
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  
雖顛沛中史官不廢况今邊烽稍息群盜屏除正朝廷蒐  
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  
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  
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  
呈以備脩日曆官採擇伏候勅旨

浮溪文粹卷之四

浮溪文粹卷之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議論正大間架整齊文法是學東坡萬言書而剗切過之

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云云右臣  
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  
然之事自下廟上甘心蹈鉞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  
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  
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弃之  
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  
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



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倦倦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群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

作樂而已為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為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關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



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  
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  
循猶懼不濟柰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  
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  
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  
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  
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為  
之不敢當關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  
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  
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以不貸如此蓋

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曾中矣  
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諺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  
群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  
陛下不過倚撫目前為道青蓮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  
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  
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有  
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  
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  
是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豎首  
碎曾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



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摩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為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其心俛首為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濼使人謂曰

公不奮命者當以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馭是以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矣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



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為之後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兩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為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此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

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  
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為之使者也不  
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  
首以



為可行便於已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  
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  
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  
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  
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  
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邊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  
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来士大夫喜操生財之  
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養為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  
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  
賦橫斂為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

取大半之賦為非尚有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  
寒耕暑耘黎罔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  
而見也胥吏坐門朝莫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  
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  
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  
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  
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  
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  
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無十人戰士之費而行  
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



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錄庫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歛民財無復稽考恣為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

墳塋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培歛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為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



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曾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止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淳溪文粹卷之五



